

中国语文丛书

语法研究和探索

(八)

中国语文杂志社编



商务印书馆

中国语文丛书

语法研究和探索

(八)

中国语文杂志社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199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法研究和探索(八)/中国语文杂志社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ISBN 7-100-02069-7

I. 语… II. 中… III. 汉语-语法-研究-文集
IV. H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1251 号

中国语文丛书
Yǔfǎ Yánjiū Hé Tànsuǒ
语法研究和探索
(八)
中国语文杂志社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振兴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069-7/H·599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64 千
印数 1 500 册	印张 7

定价: 10.00 元

“中国语文丛书”编辑说明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以来,陆续刊登了有关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文章或资料。为了便于读者参考,我们按方面或专题把一部分文章或资料整理编辑,不定期地陆续出版了单行本,总称“中国语文丛书”。

《中国语文》篇幅有限,有些有价值的稿件无法在上面刊登。为了补救这一缺点,我们把这些稿件也编进这套丛书,让它们能够同广大读者见面。有少数文章或资料是在别的刊物上发表了,因为参考价值较大,有的也收在这套丛书里。

这套丛书总的编辑方针,和《中国语文》一样,主要是推进语言文字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具体到每一本,因为方面或专题不同,有的比较专门一些,有的则比较普及。

希望全国语文工作者继续给我们批评和帮助,使这套丛书的内容得以改进,逐渐充实起来。

中国语文杂志社

1995年5月

目 录

句型场	李临定 (1)
带性状延续义的形容词性短语	刘叔新 (6)
偏正短语中形容词的连用	齐沪扬 (19)
论形容词的级次	李宇明 (35)
性质形容词的范围和层次	张伯江 (50)
说“AB 的”式状态形容词	尹世超 (62)
语言单位同一性的逻辑观	杨成凯 (81)
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看助词“过”的分合问题	孔令达 (99)
语用·认知·言外义	沈家煊 (112)
论显句和潜句	王希杰 (122)
歧义成因举隅	邹韶华 (139)
多切分复句	李晋荃 (153)
试论句首短语“在/Ø + 处所”	吕文华 (162)
表比较的“有”字句	郑懿德 (175)
致使动词及其相关句型	谭景春 (184)
陈述、指称与汉语词类理论	朱景松 (197)
合力构词	周洪波 (205)
后记	(213)

Contents

Sentence pattern fields	<i>Lǐ Líndìng</i>	(1)
On the adjectival phrases expressing durative states and properties	<i>Liú Shūxīn</i>	(6)
Adjectives in series in the attributive phrase	<i>Qí Hùiyáng</i>	(19)
On the hierarchy of adjectives	<i>Lǐ Yǔmíng</i>	(35)
The scope and scale of adjectives	<i>Zhāng Bójiāng</i>	(50)
On the descriptive adjectives “AB 的”	<i>Yǐn Shìchāo</i>	(62)
On the logical conception of the identity of the linguistic units	<i>Yáng Chéngkǎi</i>	(81)
The particle “过” observed from the identity of linguistic units	<i>Kǒng Lìngdà</i>	(99)
Pragmatics, cognition, and implicatures	<i>Shěn Jiāxuān</i>	(112)
Realized sentences and potential sentences	<i>Wáng Xijié</i>	(122)
On the occasions giving rise to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of a sentence	<i>Zōu Sháohuá</i>	(139)
On the complex sentence with multiple choices in IC analysis	<i>Lǐ Jìnquán</i>	(153)
On the sentence initial phrase “在/Ø” + 处 所”	<i>Lǚ Wénhuá</i>	(162)
Comparative sentence containing “有”	<i>Zhèng Yidé</i>	(175)

Causative verbs and relevant sentence
 patterns *Tán Jǐngchūn* (184) .
Assertion, designation and theory of
 Chinese parts-of-speech *Zhū Jǐngsōng* (197)
On forming of words with joint forces *Zhōu Hóngbō* (205)

Postscript (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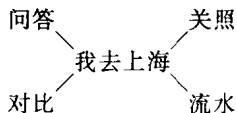
句 型 场

李 临 定

1. 客观事物看起来都是以单一的个体形式存在的。但是实际上它们并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有各自特定的“生存圈”。也就是说，它们和各自的周围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促进。如果没有这样的“圈”，事物个体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2. 语言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语法是语言构造的一部分，它同样也有类似上边所谈的情况。我们研究语法也应该有“圈”的观点，也可以说是“场”的观点。

比如句子，看起来都是一个一个的单一的个体，如“我去上海”、“他踢足球”，等等。但是，实际上它们都有一定的关系“圈”、关系“场”，它们的存在不是孤立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单一个体的句子，都是有一定的“语境”（语言环境，上下文）的，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网络”的，它们都存在于这个“网络”的中间。试看：



“我去上海”这样的句子，有它特定的语境：或者是问答语境（你有什么打算？——我去上海），或者是关照语境（我去上海，你有什么事要我办吗？），或者是对比语境（我去上海，他去南京），或者是流水语境（我去上海，去广州，然后去昆明）。

就语言实际存在的状况来说,完全孤立的“我去上海”是不存在的。

3. 我们研究句子的“关系圈”(“关系场”),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研究,比如可以从句子的成分——从主语,从宾语,从状语等方面来研究,也可以从句子的类型(句型)方面来研究。后者便是本文所要涉及的“句型场”的研究。

4. 句子可以分出各种各样的类型(句型类型),每一种类型都体现出一种特定的语义范畴和与之相适应的形式框架。这就形成了一种句型从意义到形式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也就要求(决定)它所存在的“场”(关系圈,活动圈,语境)也会有一定的独特性。

就是说,“句型”是句子的分类型,而每一种类型都有它一定的活动“场”——句型场。

句型和单个句子不同,它是一个句子的类。因而“句型场”是研究句类的“场”。下边举几个“句型场”实例来说明。

5. 强烈后果句型场

强烈后果句型场,是指体现有强烈结果效应的句型场。有一些句型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结果效应。例如:

(1) 她急哭了。

(2) 我走累了。

例(1)(2)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结果补语句”,它所表示的语义特色是有一种强烈的“后果”色彩。比如例(1)所表示的是:她因为非常“急”,引起了“哭”的后果。再比如:

(3) 他气得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4) 热得我直出汗。

例(3)(4)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带‘得’字的补语句”。这种句型也和“结果补语句型”一样,也表示一种强烈的“后果”效应。

这种具有强烈“后果”效应的句型,当然不会是孤立的,它必然

有一定的语境背景,有一定的“场”,来衬托这种强烈“后果”是为什么产生的,而这种“后果”又将会是如何延续的。也就是说,结果补语句、带“得”字的补语句,在实际的语言中不会是孤立存在的,围绕它必然会形成一个关系网络。试看下边的实例:

(5) 你就听她的话,不听我的话,带着小秋到外边去乱吃一顿,见什么都吃,把他吃病了。

(6) 过了些日子东西全烂了,不说这些东西原先就烂啦,而说天气太热,搁的日子太多,搁烂啦!

(7) 敌人的飞机挨揍挨怕了,不敢在高空飞行,而是贴着沟溜,不飞到跟前听不见声音。

例(5)至(7)标有圆点的部分都是“结果补语句”,其他部分则是和它密切相关的语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句型场”。

“句型场”可以分为“句型前场”和“句型后场”。“前场”是指位于所谈句型前边的语句系列,“后场”则是指位于所谈句型后边的语句系列。就“结果补语句型”来说,它的“前场”是描述强烈后果效应的缘由的,而它的“后场”则是描述强烈后果效应所引起的某种状况的。它们衬托着“中心句型”(这里即结果补语句型),扶植着它,丰富着它,形成较完整的语言片段,来实现完整、确切的语言交际功能。再例如:

(8) 小伙子不小心,胳膊挨上了开水壶,开水壶把胳膊粘下一块皮去,立刻往外冒黄油,疼得小伙子直流汗。

(9) 他们打长胜打得累了,想休息一下,暂时把长胜吊在马棚的二梁上。

例(8)(9)里标有圆点的部分都是“带‘得’字的补语句”,它前边的部分或后边的部分则是它的“语境”部分,是烘托它的“场”。这种状况和例(5)至(7)所谈的相类似。

6. 状态存在句型场

状态存在句型场,是指“状态存在句”所要求的“场”状况。状

态存在句是表示人或物是以何种状态存在的。例如：

(10) 门口站着一个人。

(11) 墙上挂着一幅画。

这种句型是静态的，它对客观事物存在的状况作某种静态的叙说。它所要求的“场”状况，常常是多个“存在句”并用，对某种场景作连续性的描写说明。例如：

(12) 正中立着一个茶几，上边摆着一些茶具，两边放着两个沙发，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靠墙有一个衣柜，衣柜上搁着许多围巾、手套、衣帽等物。中间放了一张方桌，上边杂乱地摆放着不少碗筷、酒瓶、玻璃杯等。

例(12)是多个“存在句”并用，对某种场景状况作较全面的描写说明。这就是存在句型的一个“场”状况，它是通过同类句型前后连贯来体现的。这种“场”没有中心，各个存在句相互烘托，形成一个叙说场景的语言片段。这种“场”显然和§5. 所说明的“强烈后果句型场”的状况是不相同的。

7. 表每计量句型场

表每计量句型场，是指“表每计量句型”所要求的“场”状况。表每计量句型是表示分配计量的，句中有相对应的两个数量短语，并含有“每”的意思。例如：

(13) 一个人买一斤(等于：每一个人买一斤)

(14) 一个人去一趟(等于：每一个人去一趟)

(15) 一天去两个人(等于：每一天去两个人)

“表每计量句型”要求和表每计量相关的“场”环境。例如：

(16) 我们有十个人，这里正好有十个西瓜，一个人分一个西瓜(每一个人分一个西瓜)

(17) 他的二房东便常见这惹眼的红领带，在最近这四五天内，几乎一天见两次(几乎每一天见两次)

(18) 一斤卖五元(每一斤卖五元)，十斤不就卖五十元吗？

表每计量句型是表示平均分配计量的，它和“数量”有密切的

关系。这种平均分配计量所体现的数量关系则要求在它的“场”环境里有所显示,这就是在“场”句群里要有表示平均分配计量“总数”的数量短语,比如例(16)里的“十个人”,例(17)里的“四五天”,例(18)里的“十斤”,都是平均分配计量所要求的与之相适应的“总数”。因而体现出“总数”便是“表每计量句型”的“场”环境所显示的特征。这和§5和§6所说明的“场”环境都是不相同的。

可见,不同类型的句型要求与之相配合的不同状况的“句型场”。

“句型场”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本文只是举例简单探讨了这一问题。

带性状延续义的形容词性短语

刘 叔 新

—

现代汉语里,有好些形容词性短语,所表示的意思并不只是所含词语意义的相加连,而是另掺有“性状不断存在下去”的意义成分。如“高高低低”,并非只表示单一的高的性状和低的性状——“高高的、低低的”或“又高又低”,而是表示不断重复的“又高又低,又高又低,又高又低,……”;“花花绿绿”,同样表示的是“又花又绿,又花又绿,……”;“忽冷忽热”的意思不就是“忽然冷,忽然热”,而是“忽然冷又忽然热,忽然冷又忽然热,……”;“时好时坏”的意思实际上也是“一时好一时坏,一时好一时坏,……”。这种性状的延续义,虽然总是某个具体的形容词性短语真实含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却不应把它归入词汇意义范畴中去。它出现在为数不少的形容词性短语里,有明显的普遍性,即有相当广的铺盖面;而自身又比较抽象、空灵,特别是还隐而不显,并非一般人一下子就能清楚辨识到的。因此,性状延续义是一种语法意义。

那么,哪些形容词性短语带有这种语法意义,它们的结构形式和表示性状延续义的方式如何,这延续义依内涵特点的差异而可能有什么不同类别,以及这些形容词性短语的功能表现情况等,是汉语语法学应加以研究的。本文就是想对这些问题作一番探讨。

二

短语的表层结构只直接展现字面意义。整个短语所表示的、包含性状延续义在内的真实意义,实际上是由深层结构所展现的。这就是说,真实意义是深层意义,不像字面的表层意义那样显豁;而性状延续意义既是相应短语深层意义的句法关系性成分或有机成素,它也就只展现于深层结构中。比如:

高高低低	忽冷忽热
直接成分:AA,BB	直接成分:xY,xZ
表层结构:AABB	表层结构:xYxZ

从 AABB 或 xYxZ 本身,看不出性状延续的含义,也不能直接显示短语的真实含义。但是这里的两个表层结构,都各有一个朦胧不显的深层结构,或者说,它们实际上都各由一个深层结构转换而来,而性状延续义和短语的真实含义就清楚地展现在深层结构上:

高高低低
又 A · 又 B——又 A · 又 B——又 A · 又 B——……→AABB
忽冷忽热
xY——xZ——xY——xZ $\asymp$ xY $\asymp$ xZ $\asymp$ ……→xYxZ

当然,表层结构也并非与性状延续义及短语的真实意义无关。前一方面也是后两方面的形式,而且是现实的形式、物质的依托之所,只不过它具有间接性质罢了。考察性状延续义,还正须要从这间接性的形式入手。离开表层的形容词性短语结构,不首先对这类短语的表层结构作观察、分析,是谈不上性状延续义的发掘和描写的。

可以发现,只有四类结构形式的形容词性短语(下文以 AP 表示)带性状延续义(下文以 Mnc 表示)。

一类是,两个单音节的、一般可以独立成词——绝大多数可作形容词——的语素分别重叠,再按一定顺序组合起来,形成一种

AABB 式的四字格,其中只有第二个字轻读,其余三字都重读。

如:

a₁

横横直直 高高矮矮 高高低低 花花绿绿
红红绿绿 黄黄绿绿 酸酸甜甜 大大小小
远远近近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痴痴傻傻
曲曲弯弯 鬼鬼祟祟 齐齐整整 软软绵绵

还有一些全由两对重叠的象声字构成的四字格,也可看作属于这一类。因为这里每个象声字都是可以独立成词的语素,它们自身又重叠之后都可以有和形容词一样的描绘作用;更重要的是,两对重叠的象声语素按一定先后顺序组合在一起时,都表示两种声音的不断出现,而且整个四字格基本上起形容词的修饰、说明作用。

如:

a₂

丁丁当当

- (1) 屋后是所小学,常传来丁丁当当的铃声。

唧唧喳喳

- (2) 一个个仰着鲜红的小脸,甜蜜蜜的笑着,唧唧喳喳叫个不休。(杨朔)

嘤嘤嗡嗡

- (3) 开花时节,满野嘤嘤嗡嗡,忙得那蜜蜂忘记早晚。(杨朔)

其他还有:

的的嗒嗒 乒乒乓乓 乒乒砰砰 轰轰隆隆
滴滴沥沥 蟋蟋嗦嗦 屑屑索索 毕毕剥剥
唧唧呀呀 嘀嘀咕咕 叽叽咕咕 咕咕啾啾
嘟嘟囔囔

属于 a 类结构形式的,还有一种两对重叠的语素不全具形容词性的四字格短语,其中一对具动词性。但是两对叠字组成的整体具有形容词的描绘性质和修饰功能。这样的 AP 比较少。如:

歪歪倒倒 纷纷扬扬 病病歪歪 战战兢兢

慢慢腾腾 慢慢吞吞

但是并非所有只第二字轻声的 AP“AABB”式都带 Mnc。如“急急匆匆”只表示很急而又匆促(“他急急匆匆走出门外”),“白白胖胖”只表示“相当白而又比较胖”(“这孩子长得白白胖胖,挺可爱”),“尖尖短短”只表示“很尖而又很短”(“电唱机旁一个小碟上放着两根尖尖短短的唱针”)。这种四字格短语并不多见,即使不算作例外现象,也可以看出它们在构造上有不同于带性状延续义的四字格之处:A 和 B,彼此在意义上本没有什么关联,各自指的事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有 Mnc 的 AABB,A 和 B 不是相互反义或对比的语素(如“横横直直”、“红红绿绿”),就是彼此同义或意义相近的语素(如“曲曲弯弯”、“痴痴傻傻”)。这是 a 类 AP 在构造上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它在构造成分选择上的一个必要条件。

相当一部分由两个语素构成的双音形容词,其加强程度的 AABB 变化形式被有的人归入通常指短语格式的四字格,从而易与有 Mnc 的 AABB 四字格混淆起来。二者应该区分清楚。像“干干净净”、“痛痛快快”、“清清楚楚”之类,不仅第二个字轻声,最后一字也是轻声。这与最后一字重读的、带 Mnc 的 AABB 有形式上的重大差别。另外,“干干净净”之类明显地来自一个双音形容词,是分别重叠该词前后两单音语素的语法变体。而“横横直直”、“红红绿绿”、“曲曲弯弯”之类,并非来自一个双音词“AB”的前后音节重叠;即带这里所用意义的语素 A 和语素 B,按本四字格中的前后顺序结连起来的话,并不是汉语现实存在的词,比如不存在“横直”、“红绿”、“曲弯”这样的词汇单位。

表面上看,象声的四字格“丁丁当当”、“的的嗒嗒”、“嚶嚶嗡嗡”之类,大多像是双音词“AB”分别重叠前后两字而来,从而不符

合上述区分的第二依据。事实上,从实质来看,并非如此。“丁丁当当”里,“丁”和“当”都分别单独代表一种音响,整个四字格的意思是 dīng(丁)和 dāng(当)这两种不同的音响不断交并连续出现,绝不是 dīngdāng(丁当)那样一个音响整体单位的重复。“的的嗒嗒”表示的也不是音响整体 dīdā(的嗒)的重复,而是 dī(的)和 dā(嗒)两种声音连续交并重现。“嘤嘤嗡嗡”并不来自“嘤嗡嗡”的重叠,是更为清楚的,因为现实中似不存在 yīngwēng 这样的音响单位,汉语社会并没有相应地产生一个象声词“嘤嗡嗡”去代表它。因此象声的 AABB 一类四字格,并非由一个象声词“AB”分别重叠前后音节而来,它是两个象声词 A 和 B 各自重叠而再相互组连的结果。汉语中存在整个象声词“AB”作重叠的“ABAB”格式,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如“丁当”一词,为表示 dīngdāng 这音响不断重现,必须整体地重叠,扩展为“丁当丁当”。同样,“的嗒”是扩展为“的嗒的嗒”,“乒乒”重叠成“乒乒乒乒”,等等。可见,“丁丁当当”、“的的嗒嗒”、“乒乒乒乒”等,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整个儿双音象声词“丁当”或“的嗒”或“乒乒”等的重叠格式。

带 Mnc 的形容词性四字格(包括象声的)AABB,是两个不同的词的组合。这里的 AA 或 BB,都是一个词——一个表现为特殊重叠形式的词。它们相互间可以有很小的语音间歇,正是词与词分野的表征。^①无论 AA 还是 BB,尽管表示的意义相当清楚,甚至它所包含的两个语素也都各自意思明确,但是一般不能单独存在和运用。AA 和 BB 互相黏附,互为存在的依赖条件。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彼此都是词,而且可以使整个短语表现出 Mnc。不能因为有黏附性而否定它们的词的资格。汉语中,黏附性的词其实也并不很少,如“高射机关枪”中的“高射”,“袖珍英汉词典”中的“袖珍”,“大型彩色记录片”中的“大型”和“彩色”,就是黏附性的形容词。^②事实上,由重叠单音语素所构成而完全重读、表意上也与黏